

台灣著名作家譚談系列小說

宋嬌嬌

譚談著

三環出版社

SONG
JIAOJIAO

宋 娇 娇

(台) 谭 谈 著

三环出版社

中国·海口

责任编辑：曹汉俊

封面设计：蒋万景

书名：宋 娇 娇

著者：（台）谭谈

三环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安徽省地质印刷厂承担激光排版、封面印刷

合肥市杏花印刷厂承担内文印刷、装订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375 字数：156 千

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0 定价：3.60 元

标准书号：ISBN7—80564—007—6/I·8

大陆版作者自序

笔者本名徐国隆，生于潼关，幼年长于北京，步入少年期，为避日乱，始转返原籍安徽颍上。

求学、结婚，均在家乡完成，而时光荏苒，不觉已近抗战末期矣。

日寇侵华战争，并不因残灯之火，难予继续，相反，愈演愈厉，梦想并吞中国，作为入侵他国军事资源，而此时笔者与三弟玉隆和其他少、壮年一样，投笔从戎，先后加入抗日阵营，孰料战争结束之快，弹指之间耳。

胜利后，路经南京和平门，无意和三弟玉隆巧遇，百劫余生，快慰胜过悲伤，相处近一月，从此各奔西东，再相逢只有梦中寻求了。

返台就任编制最大之政工队长，由于个性疏狂，不适合军中生涯，终于迭次请求退休，达到从事笔耕目的。

写作逾三十五载，计用过笔名谭谈、司马长虹、铁羽、徐行、徐垒、徐凯等六易之多，所以然者，一生嗜友如命，凡有所求，只要能力所及，勿不慨然承诺，是以借用我笔名的，不胜枚举，因而造成拙作许多怪现象发生，冒名顶替者有之，盗印剽窃者有之，以假乱真者更是多如牛毛。

直到笔者用“谭谈”作笔名，方把逆势扭转，但已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矣。

用谭谈笔名出版逾百部，加上其他笔名发表的，早已超出二百部有余。其中许多作品已被亚洲电影公司，邵氏电影公司改编为电影、电视。诚所谓“自古名医如良相，不许人间见白头”，我老矣，病魔缠身矣。此刻竟和家人取到联系矣。回溯环境好时，家中骨肉，却生不如死，文化大革命浩劫，天愁地怨，不堪追述，而我却不能助家人丝毫之力，而今病入膏肓，住院抢救，可说七进七出，今知拙作大陆再版发行，现已交胞弟弑隆、穗隆全权处理，希望略补前愆，亦可稍慰先父母在天之灵。

徐国隆（笔名谭谈）写于香港

一杆秤，代表法律。
一杆秤，评定是非。
一杆秤，搅起了腥风、血雨……。

是个乱世年头——盗贼横行。

是处没有王法所在——平阳城。

“平阳城”十室九空，大都避匪乱，走他乡。

然而，曾几何时，“平阳城”不但热闹，而且繁荣起来了。

原因颇富传奇性，大约一年前，一名姓屠名方的官宦人家，路经“平阳城”遇上土匪，除随身黄白被洗劫一空外，更令屠方发指的：女儿银杏被掳，先奸后杀，尸体喂了野狗。

屠方发血誓要替女儿报仇，因而变卖家中田产，索性迁来“平阳城”落户了。

首先，他在东大街“包公庙”附近购买座宅院，进而招募乡勇，成立保乡团。不料小伙子们因知道屠方是和棒老二（土匪）拼生死，争性命，再好的待遇也是三两棉花——免谈（弹）了

倒是郊外穷户，以及因军阀争地盘，流离失所的难民，参加的不少，反正有人管饭，总比沿街乞讨强的多了。

乡团甫行成立，最大股匪黑天星派了大批人马，血洗屠家大院。

“屠家大院”就是屠方的宅院，总计兵力，不足五十人，枪支七八根，有的还打不响，但奇迹出现了，乡团之中，卧虎藏龙，有位乍看起貌不惊人的汉子，不仅挽救了势将灭门之祸，还捉了三个跑慢一步的匪徒哩！

此人姓董，单名一个奇字，善用飞刀，只要飞刀一出手，从不落空，绝无活口，董奇就仗着他神乎其技的飞刀术，击退犯匪，闯下了“飞刀董”的天字第一号招牌。

很自然的，董奇坐上了保乡团教练的宝座，也是屠方倚之为长城的炙手可热人物。

活捉的三名匪徒呢？枭首示众，人头挂在城门楼上，足足两个月之久，消息不径而走，不但“平阳城”的老百姓重返家园，就是数百里外的有钱大户，也携带家眷的到“平阳城”避难了。

道理很明显，“平阳城”不怕土匪，处此乱世，处此生命如草芥的乱世，该是多么难得的事呢！

“平阳城”人愈聚愈多了，保乡团的势力也愈来愈大了，生意买卖逐渐恢复了，加上大户们的子弟挥金如土，许多畸型的营业：如茶馆、酒肆、妓院、赌场，也应运而生。

问题来了，地方上一繁荣，是非就多，打架、偷窃、争风、诬陷，可说花样百出，不胜其烦，保乡团教练董奇是负有治安责任的，别瞧他对付土匪好象罐子里捉王八——准拿，但处理民讼，评断曲直，却赶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，屠方呢？虽是被推选为保乡团名誉团长，亦然是难能为力，有时不过问还好，愈问愈糟，敢情，他心地宽厚，耳根子太软了。

怪事发生了。

香火鼎盛，有求必应的“包公庙”，半天空掉下一杆秤，那杆秤跟普通秤不大相同，一、秤杆是铁的，足有两百斤重。二、秤锤足有小孩脑袋那样大，秤锤的铁绳居然跟秤杆连在一起，好象焊上的。三、没有秤钩，代替秤钩的是质料很好的篓筐。四、秤毫只有一根，由于秤大，秤毫自然也大，令人不解的，秤毫在秤杆正中央，严格说起来，秤应该叫“天平”更为妥当。

这杆“怪秤”的消息，是由看庙的甄老实口中透出，甄老实地位虽低，说话很有份量，因为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老实人，他的话，一向没有人打折扣。

“天上掉下来的……”

“我忽然由窗外看到一条火龙……”

“后来……后来院子里出现这杆秤……”

这番话是甄老实报告屠方的。

于是乎！屠方召集地方上有头有脸的开会——该是讨论这杆天上掉下来的秤，是象征吉祥抑是显示凶兆了。

予会的除屠方外，有教练董奇，新选出的镇长葛家钰，商会会长钱亮，以及看庙的甄老实。

此外还有一人值得一提，那就是逃难来此，却精通医道的全科郎中卢四抓钩了。

人名字怪，性情也怪，本事倒是满地道的，不论妇科、外科、伤科、小儿科，无不药到病除，“四抓钩”八成形容他看病犹如四把抓钩，对了症，抓住了就将病症抓出，不过，病家非得听其摆布不可。

卢四抓钩看病还有很多臭规矩，第一、开出的价钱不得打折扣。第二、人不顺眼免看；相反的，贴药外带送车钱。第三、有地位的看病，惨了，受他的折磨，比老子管儿子还要厉害。

在座的大多找他看过病，也都受过他的窝囊气，由于还怕害病，所以把卢四抓钩捧的很高，大小事，非请他亮亮相不可。

会议由屠方主持，没有他，“平阳城”没有今日，所以屠方俨然成了地方首席士绅，也算得上众望所归了。

“首先！”屠方道：“我们要确定这杆秤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”

基于甄老实一向不说假话，在座者倒是大半承认秤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假。

民国三四年，陕甘一带，文化落后，交通不便，是以这一带人，百分之九十崇信鬼神；迷信之风较任何地方为厉，何况，甄老实不但为人实在，又是孝子，他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呢？

“既然大家没有疑问，我们只有做最好与最坏的想法了。”屠方说罢，由跟班的手里接过水烟袋，“呼噜噜”巴哒两口，继续道：“最好的是：这杆天秤，很可能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，

譬如说：消灭黑天星的股匪，或是解决地方上无事生非的肖小之徒。”

“坏的方面呢？”商会会长钱亮问。

“这就很难说了，所谓天心难测。”

接着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的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，但有个共同观点，秤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没人说个“不”字。

甄老实说道：“既然各位大爷不见疑，小的也只好再谈一件怪事。”

“又是怪事？”大家目光集中于甄老实。

甄老实紧接着：“发现天秤之后，做了个梦。”

“梦？”卢四抓钩一捋山羊胡：“与天秤有关了？”

“是的！小的梦见了包大人。”

庙是包公庙，提到这位有青天之称的包龙图，无不肃然起敬。

“包大人告诉小的这杆天秤降临人间，主要用意是：奖善抑恶，维系人心，做好事的有好报，做坏事就难逃公道了。”

“对极了！”镇长葛家钰嗓门很高：“包大人明镜高悬，是位善断冤狱的正神，说不定这杆天秤，就是包大人未成神时，家里用的秤。”

“镇长！”教练董奇问道：“包大人家里用的秤不可能用此丈二长的巨秤吧？”

“人成神秤亦成神，秤当然亦变大变重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秤可以评定是非曲直了？”

“我想，包大人显灵的用心就在此了。”

“倘真是这样，地方上就安定了，不过……”

董奇并未说下去，尽管有些许不相信，但他也是敬鬼神

而远之之人，也不敢招惹神怒。

甄老实又道：“包大人还说用此秤可以分别出好人和坏人呢？”

屠方紧接着道：“难道真要把个人放在篓筐里秤不成？”

“是的！包大人还说，为非作歹之徒，一旦上了秤，连一两重也没有。”

“换句话说秤杆不动，仍保持水平状态了？”

“不错！相反的，受了冤枉的，秤就会显出重量，秤锤升高，篓筐下降。”

“有这等事？屠某人倒要试试看了。”

屠方既是首绅，乃想起带头作用，于是由两名随行的庄丁，用根“穿心杠”架起“天秤”，屠方往篓里一坐，果然，篓筐下坠，几几乎挨着地面，显示出重量和屠方心地光明。

接着！镇长葛家钰，商会会长钱亮也不甘落后，同样的都有反应，所不同的，如以篓筐降落的程度观察，屠方可就重得太多了。

钱亮是块大块头，失声道：“怪呀！屠大爷怎会比我还重？”

甄老实双手一拱：“会长大人！那就是说屠大爷心怀磊落，为人公正，远远超过在场人了。”

“屠大爷应该享此荣誉。”

“屠大爷为地方造福，神灵暗佑，着实令人钦服。”

“屠大爷……”

众人利用此机会大为颂扬，屠方的地位无形中又更上一层楼。

现在又有了问题了，在座的虽说轻重有别，总算“天

秤”显示出都是好人，坏人呢？坏人也得求证一下，才能如甄老实所说的：奖善抑恶，评定曲直。

董奇对钱亮没有瘦子屠方重，大感迷惑，心说：“倘真有个坏人在秤上没有重量，才令他心服口服哩！但谁是坏人？他想到了开妓院的王花婆。

王花婆是“平阳城”最大一家妓院的老鸨，平日买卖人口，逼良为娼，无恶不为，但她八面玲珑，应付的很妥当，董奇一方面身为教练，不便强自出头，一方面也是抓不住王花婆的把柄，而今有了“天秤”可决定善恶，何不拿王花婆这等坏女人一试？

果然！他的意见无异议通过，屠方立时派了名乡勇把王花婆传到，王花婆不明究里，还认为“平阳城”几名人物跟她商量做“局”哩！（做局是捧姑娘的意思。）

不料一进“包公庙”，竟然是叫她坐箩筐，上“天秤”，她在满脑子都是浆糊下登上箩筐了，说也奇怪，箩筐内装上个百八十斤重的大活人，秤杆仍是平平的，箩筐动也未动。

这一个求证，包括董奇在内，也心服口服了，坚信上天成全，包公显圣，于是乎，“天秤”请入正殿了。

正殿供的是包青天神位，但见这位宋朝龙图阁大学士，铁面银牙，法像庄严，加上两壁绘有包公下阴曹，铡判官的故事——油锅炸人，刀山穿心等，更增加包大人之威严，令人悚栗，使人油然产生不敢枉法的念头了。

焚香、献花，感激上苍，由屠方为首，轮番的行了三叩首大礼，足有半个时辰，才算告一段落。

王花婆已经弄清楚怎的回事了，得意的说：“老婆子虽然做的是缺德买卖，毕竟还是由老婆子替各位大人解决了天大

难题啊!”

她居然马不知脸长，丑表功了。

半晌未语的卢四抓钩说话了。

“各位地方上大人物，可想到个严重问题吗?”

屠方赶忙接道：“卢兄，请指教。”

“天秤既是上天教我们评定曲直，辨别善恶，岂可随便的以试验态度，做儿戏行为呢?”

“卢兄的意思?”

“善者可以不奖，恶者必须要罚，否则，天秤不灵光还在其次，万一包大人代天行事，大发雷霆，如何得了?”

董奇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卢老的话可谓一针见血，善者如屠大爷，固可以不奖，恶者如王花婆却不能不罚了。”

王花婆扯着嗓门叫：“老娘是帮你们忙的，真的没有天理吗?”

“有!”卢四抓钩道：“天理难容，恶有恶报。”

“姓卢的!老娘可没有得罪你，为什么三番两次对付人家?”

“住口!”葛家钰以镇长之尊道：“信口雌黄，卢大人是何等身分，怎会三番两次对付你?”

“镇长大人!是这样的，前些日子老婆子害了痔疮，找他看病，他竟说老婆子钱来的容易，没有十块大洋，免谈。”

“十块现大洋治好痔疮够便宜了。”

“问题是没有治好。”

卢四抓钩哈哈笑道：“王花婆!是不是想砸俺四抓钩的招牌?”

“没有好就是没有好!”

“这可是俺四抓钩的名誉问题，非弄清楚不可，我问你，膏药贴上了？”

“当然贴上了？”

“贴在哪里？”

“为了治病，照你的交代，只好贴到屁股眼上。”

“贴了多久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说呀！”

“三天！”

“明明告诉你五天见效，七日断根，你贴三天，怪不得不得灵光了。”

王花婆想到贴膏药时受的罪，血盆大口一裂——擦的胭脂，哭道：“砍了头的！缺德带冒烟的！屁股眼贴膏药，一贴就得七天，人吃五谷杂粮，不能不屙屎啊！”

“不是告诉你节食吗？”

“不吃饭怎的吃得消？”

“良药苦口利于病，虽然是你的屁股口，道理是一样，不吃点苦头怎能治好痔疮？”

王花婆气得发抖，敢情她早已意识出卢四抓钩存心整人了。

屠方道：“卢兄！王花婆该当怎样处罚，才算对得住神明呢？”

“俺四抓钩只能就事论事，谈道理，至于怎的处罚，可不是良医如良相的卢某人所愿过问的。”

董奇道：“我看，打顿板子叫她重新做人，就算了。”

“是否轻了些？”

“神明也会同情我们不知者，不怪罪了。”

“那就叫乡勇们打四十大板好了。”

王花婆被拖了下去，四十大板打得她皮开肉绽，王花婆大骂这干人良心被狗吃了。

卢四抓钩忽然大叫一声，道：“有了！本四抓钩有灵感了。”

“灵感？”众人愕然。

“王花婆骂我们没有良心，这‘良心’二字不是对天上掉下来的秤最好的称谓吗？”

“良心秤？”

“良心秤！！”

在场的情不自禁的念着这三个别有深意的字……。

一个月后！“平阳城”发生两件大事，第一件事是“良心秤”建立了权威：自从屠方等在“包公庙”证明良心秤果如甄老实所言后，地方上的纠纷，不再凭人力调查，审判，决定曲直了，只要把被告原告，往“良心秤”与箩筐内一放，是非即出，真曲直立明，不但省事，而且公道。

为了顾虑讼案巨多，以及不信邪的人们拿“良心秤”开玩笑，屠方在一次会议中，决定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，凡是必得经过“良心秤”考验的人，一旦箩筐不动，秤杆依然，新制的两口铡刀，“嚓”——人头落地，没二话好说。

铡刀制成后两天，倒楣的张二楞子和蔡小姑碰上了，两人罪名是通奸，原来蔡小姑的丈夫吴大舌头，早在未发现“良心秤”时，就告过状，当时处理此案的是新上任的镇长葛家钰，葛家钰认为吴大舌头捉奸未能成双，不能仅凭口述就

能算数，于是乎不了了之了，其实，张二楞子和蔡小姑间之风流韵事，早已家喻户晓。

而今重新告状，终于将张二楞子、蔡小姑送上“良心秤”了，“良心秤”证明了两人确有奸情，以屠方为首的“陪审团”立时决定，试铡开刀，就这样，张二楞子、蔡小姑身首异处，死于非命。

这件奸情轰动了“平阳城”，有人批评执法过严，有人说两人死的冤枉，通奸固然不对，但吴大舌头是天生的性无能，女人就该守活寡吗？

批评也好，骂也好，但从此“平阳城”再无讼案，表面看起来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歌舞升平的，“平阳城”有了新气象。

第二件事也令“平阳城”起了极大震撼，一度对“平阳城”有着极大贡献的董奇教练被杀了。被杀那天正是董奇于翌日攻打‘黑家寨’——是股匪黑天星的窝，想不到出师未捷身先死，董奇被人暗杀了。

死状甚惨，脑袋劈成两瓣，手法颇似‘黑家寨’二瓢巴子“飞斧将”杜冲的手法，唯一使人不解的，董奇死在床上，没有挣扎和打斗痕迹，此刻儿的保乡团今非昔比，刁斗森严呢！

董奇死了，死的倒也哀荣，屠方命令全城戴孝，并发誓要抓到“飞斧将”杜冲举行活祭，同时，一件屠方的秘密也公开了，屠方的长女屠银杏之被先奸后杀，然后喂野狗，就是遭了绰号“飞斧将”杜冲的毒手。

是个桃李争春的季节，“屠家大院”的“陶然亭”上，李

花送媚，桃花飞香，屠方坐在亭子茶座旁，正与他的师爷何非闲话家常。

何非道：“城主！您现在是公推的一城之主了，怎么老受卢四抓钩的闲气？”

“没法子！”屠方居然吁口长气：“就这样他的夺命丸还不会痛痛快快的给我哩！”

“钱不是付过了？”

“付过也没用，他可以说配药太难，药引子难找，一句话推得干干净净。”

“城主！究竟害的是什么病呀？”

“其实也可说没有病，人年纪大了，总想补一补。”

何非会意的点点头，心说：“东主有两名漂亮的姨太太，左右逢源的，不补一下怎的行呢？”

“何非！”屠方想起一事道：“那个董奇的岳母宋老娘打发走了没有？”

何非忙道：“正因为这件事伤脑筋哩！宋老娘不要钱，要的是替她女婿报仇。”

“没跟她说明吗？仇人同是一个，本城主一定会杀掉杜冲的。”

“宋老娘不讲理，硬说城主的话是假的。”

“胡说！世界上哪有把女儿被强奸四处张扬的？”

“宋老娘也有她的理由，现在保乡团势力大了，为什么一拖就是两个月，不打‘黑家寨’？”

“保乡团势力是大了，‘黑家寨’呢？”

“她要是懂得这个道理就不骂大街了。”

“骂大街？”